

安士全書—禍福在一念之間 悟道法師主講 (第三十三集)  
20/10/14 台灣台北靈巖山寺雙溪小築三重淨宗別院  
檔名：WD19-025-0033

《安士全書·文昌帝君陰騭文廣義節錄》卷上。諸位同修，及網路前的同修，大家晚上好。阿彌陀佛！請大家翻開第二頁（網路前的同修，如果沒有經本，大家用聽的就好），昨天我們學習到，「蠲租得第」，蠲租得第就是捐獻田租而得到功名，這是昨天我們跟大家學習過的。「華亭士」，華亭是現在上海松江地區，士就是讀書人。「李登瀛」，李登瀛先生，他家也不是很富有，只有兩畝田地。佃戶生病（就是佃農），古代佃農幫人家耕田、耕種，就是租人家的農地來耕種，收成之後要繳糧租，生病就不能耕種。但是給人家租了農地，人家還是要給他收租金，沒有辦法償還租金，就要把兒子賣掉來還租金。李登瀛這個讀書人知道這個事情，趕快捐錢，他自己也不是很有錢，聽到這個事情，把他自己身上的錢都捐給這個佃戶（佃農），給他去贖回他的兒子，後來他們父子才不至於因此這樣就分散。他做了這個陰德，所以他就中舉，在「康熙甲子，李登賢書，乙丑聯捷」，考試上榜，中了舉人。這是他積陰德、做好事，在現世得到這個好報。

下面，周安士居士「按」，按這個字就是按照這個公案他也寫了一個評論。每一個公案大部分周安士居士都有一篇評論，就按照這個公案他做了一個評論，請看這個文：

按【哀哉農也。】

這句話就是對務農的人（農民）感到很哀傷，很憐憫、很同情務農的人。

按【終歲勤動。無時得暇。合家勞苦。無人得安。千倉萬倉之

粟。皆從其肩上而來。千坑萬坑之糞。皆從其肩上而去。或忍飢而辱水。或帶病而力耕。背則日暴雨侵。腸則千回萬繞。一至秋成之候。田中所收。盡償租債。四壁依舊蕭然。八口仍無聊賴。非仁人君子。目擊而心傷者乎。】

這一段周安士居士也是非常哀傷務農的人，在過去做農的人很可憐，一年很勤苦的勞動，『終歲勤動』，「終歲」就是一年到頭，勤苦勞動，『無時得暇』，很難得放假。在我們台灣早年看到這些做農的人真的很辛苦，以前科技沒有這麼發達，都是靠人力來勞動，非常辛苦。做得很辛苦，但是所得很有限，如果能夠三餐過得去就算不錯了，也很難得有休息。『合家勞苦』，「合家」就是全家的人都要出動。所以過去的農業社會就希望人丁愈多愈好，人丁愈多家裡耕種田地人手就比較多。不然人手不足，有時候還要去請別人幫忙。像以前我當兵的時候，都還去給人家幫忙割稻子，那個時候去農村幫人家割稻子，的確是很辛苦。合家勞苦就是有時候人丁不多，的確那工作量很大，如果田地種得比較多一點，即使全家出動，都還忙不過來，有時候還請人幫忙。『無人得安』，全家沒有一個人能夠很安寧、不用那麼辛苦的。

『千倉萬倉之粟』，「粟」就是這些米糧（稻米），你看倉庫存放的這些稻米，都是從這些農民他們肩上而來，辛苦去耕種。『千坑萬坑之糞』，以前沒有化學肥料，肥料是什麼？「糞」，尿跟糞就是天然的肥料。以前挑大糞，就是在田裡種稻子的。我小時候聽我父親講，他說日據時代（日本人統治台灣那個時代）耕田，挑糞就灑在農田。我父親說手要去弄，那些大便都要用手去抓，把它抓跟泥土和在一起，天然肥料。周安士是清朝時代的。千坑萬坑之糞，『皆從其肩上而去』，挑糞去做肥料。『或忍飢而辱水』，「辱」就是汲水的農具，「辱水」，汲水灌田。在台灣早期也是用汲

水的水車，踩水車就是汲水的，那也很辛苦。不是像現代用馬達去打的，是用腳去踩的。「忍飢」就是肚子餓了，還要去戽水，還要汲水去灌溉農田。

『或帶病而力耕』，或者生病了，還是要去工作，沒得請假。有病，還是要努力去耕種，沒有耕種，你就沒得吃。『背則日暴雨侵』，「背」你看彎腰下去插秧、除草，他的背就是太陽曬；如果下雨，那就雨淋，雨侵蝕。以前也沒有像現在有雨衣這類的，也沒有。以前的雨衣台語叫棕蓑，以前我看老人穿棕蓑，應該大陸都有。那就是古時候的雨衣。所以背就是雨侵蝕。『腸則千回萬繞』，肚子餓的時候腸子「千回萬繞」，大腸顧小腸都會咕咕叫的。所以以前耕田的都要吃五餐，有的很能吃的。我是沒有看過很能吃的，種田的這些人，以前都是聽我父親講的，我父親他們那一代，小時候就要放牛耕田，他們都有做過。他說有的人，有時候是請工人來幫忙，他很能吃，一碗飯三口就下去了，他說轉一圈就沒了，就很能吃的。可見得那個勞動力，重勞力，他需要這個飲食的量就很大。如果吃得不夠飽，真的腸子咕咕叫，千回萬繞，這個真的很辛苦。

『一至秋成之候』，到了秋收，秋天收成的時候。『田中所收，盡償租債』，收來償還那些租金、債務也就差不多了，所剩無幾，大概有個飯吃也就很不錯了。『四壁依舊蕭然』，也沒有什麼積蓄，大概也只能糊口而已，這麼辛苦也只能糊口，租人家的田地，收成統統要交這個租金。『八口仍無聊賴』，「八口」就是一家八口人，「聊賴」就是依賴，生活上的憑藉或者精神上的寄託，也沒有依靠。這個生活是很艱難，沒有依靠，你不要有什麼生病或怎麼樣，真的就斷炊了。這是周安士非常同情這些農民。『非仁人君子，目擊而心傷者乎？』他說一個仁人君子看到這樣，都會為這些農

民感到哀傷，會很同情他們、很憐憫他們。這一段是周安士按照這個公案，講出他一個感慨的話，很哀憐、哀憫這些農民的話。下面這段講：

按【昔諸景陽。聞佃戶死喪。必涕出助之。丁清惠公待佃戶如父子。陸平泉先生。凡遇壽誕。佃戶必免米若干。加爵則又免。得子得孫則又免。所以貧佃感恩。租稅反不虧空。彼錙銖必較者。一時自為得計。豈知冥冥中。復有操大算盤者。起而盡削其祿乎！觀於李君。則二畝之所收多矣。】

下面周安士居士舉出幾個同情幫助佃農的例子，這些有慈悲心的人。『昔諸景陽』，「昔」就是過去，過去有一個諸景陽，姓諸（諸葛亮的諸），景陽（風景的景，太陽的陽），是一個人的姓名，他是江蘇崑山人。昨天跟大家講過，現在江蘇崑山台商非常多，崑山台商很多。他是明朝萬曆年間，萬曆十四年的進士，他官做到禮部主事。這個主事就是像現在的，禮部是教育部，主事大概等於是主任祕書這樣的一個官職。諸景陽他的為人，『聞佃戶死喪，必涕出助之』，他如果聽到佃農（農夫）死了這個喪事他也非常悲傷，必定拿錢去幫助他們，幫助他辦喪事。這是諸景陽先生做這個好事。

『丁清惠公』，「丁清惠公」也是人的名字，就是丁賓，這個「公」是一個尊稱。丁清惠，字禮原，別號敬宇，嘉善人，嘉善在浙江，現在浙江嘉善。他是明朝隆慶五年的進士，他的官做到南京工部尚書，工部尚書就是現在的部長。他的諡號「清惠」，所以尊稱他叫丁清惠。諡號就是論人一生他的成就、他的奉獻、他的德行、他的學問，這個諡號非常好，叫「清惠」。丁敬宇，字禮原，我們讀《了凡四訓》，第四篇「謙德之效」，袁了凡就舉出這個人，他同樣是明朝時代的，他們那個時代的人。他這個人很謙虛，所以

丁賓（丁敬字），丁清惠公他『待佃戶如父子』，對「佃戶」（佃農、農戶）好像父子一樣，當然他的照顧就很周到，對農民特別照顧。這是他做的善事。

下面另外再一個人，第三個，『陸平泉先生，凡遇壽誕，佃戶必免米若干，加爵則又免，得子得孫則又免，所以貧佃感恩，租稅反不虧空』。第三位，「陸平泉」，這個人的姓名叫陸平泉，姓陸，大陸的陸，平安的平，泉水的泉。他的原名叫陸樹聲，樹木的樹，聲音的聲。他的字叫與吉，號平泉。古人有名、有字、有號，我們現在只有名，沒有字，也沒有號。古人這個名是小時候父母取的，成年父母師長還可以稱名，一般外面的人，縱然在朝當官，皇帝也不稱名，稱他的字。所以過去成年二十歲，加冠（戴帽子），男子二十歲成年，女子十六歲成年。成年就有同輩的送他一個字，本來小時候父母取一個名，到二十歲成年同輩送他一個字，所以成年就有名、有字。如果他在哪一方面有特別的專長，或者是什麼奉獻，對於國家社會的奉獻，有個號。像現在也有一些藝術家，他也有號，你看畫家江老師，他的號叫逸子。他也是華亭人，也是上海松江這裡的人，上海松江區。他是明朝嘉靖二十年的狀元，他的官位也做到禮部尚書。他的諡號是「文定」，這個諡號也很好。陸平泉先生，「凡遇壽誕」，凡是遇到他做生日，他做生日並沒有自己大吃大喝，做生日的時候，給他們耕田的這些佃農、佃戶，「免米」，就是他交的糧租就少交一點，因為做生日，所以你們就少交一點。少交一點，對佃農、佃戶來講，對他家裡的經濟就有很大的幫助。「加爵則又免」，加爵就是升官，升官他對佃戶又免租金，租金又減少。「得子得孫則又免」，如果生了兒子，或兒子又生了孫子，又免。「所以貧佃感恩」，這些佃農都是很貧窮的，陸平泉先生這樣對待他們，非常感恩，真的對他們很照顧。他這樣等於是我們

佛法講的布施，他有沒有沒吃虧？你看這裡講，「租稅反不虧空」，反而沒有虧空。依照佛經講的，你布施得愈多，你回收的又更多。這是跟我們講，財布施得財富，因果。

『彼錙銖必較者』，「錙銖」就是很小的，我們現在講一毛錢、一塊錢都要計較的，總是要多佔一點便宜，讓別人吃虧，他多佔一點便宜。自己不肯稍微吃虧一點，總是要佔人便宜，很計較。『一時自為得計』，「一時」就是一時間，好像自己不錯，我佔到便宜了，「得計」就是佔了便宜，租金收得很齊全，一毛沒有少。很計較，不肯施捨，不肯幫助人。『豈知冥冥中，復有操大算盤者，起而盡削其祿乎』，「祿」就是他的福祿。在《太上感應篇》講「算」，「凡人有過，大則奪紀，小則奪算」。這個祿就是佛法講的福報，給他扣掉了。你佔人的便宜，你不肯布施，斤斤計較，不肯幫助窮人，自己以為得到好處、得到便宜，哪裡知道冥冥當中還有操大算盤的。你這個是小算盤，他那個是大算盤，你怎麼算，也算不過這個大算盤，這個就是有神在那邊記功過。

大家有沒有去過城隍廟？大陸、台灣、新加坡、馬來西亞、印尼都有城隍廟，城隍廟就吊一個大算盤。最近我們拍一個台灣幾個城隍廟的巡禮，現在拍到第三集，大家可以去點來看看，《與神同行之城隍巡禮》。像新竹城隍廟它有一個大算盤，我到上海去，我也都會去城隍廟上上香，也是一個大算盤。上面寫著「不由人算」，不是由人在算的，是這些神在算的。所以這裡講，「復有操大算盤者」，你看城隍廟吊的算盤很大。那一天我看我們拍的城隍廟，第一個是拍台南的城隍廟，那個算盤有夠大的，好像擺在地上的，一顆珠子就這麼大。所以我們看到這裡「操大算盤」，想到我們最近拍的城隍廟，台南城隍廟的算盤，應該我看是最大的。這就是說明，冥冥當中有這些司過之神，在那裡記錄功過，不是你在算，還

有神在算。如果你盡要佔人家的便宜，不肯做好事，「盡削其祿」，也有司祿神扣減你的福報。《太上感應篇》講，減一算（算數的算），一算就是一百天，一百天的壽命，一百天的福祿。如果這個祿都被扣盡了，就叫祿盡人亡。祿沒有了，人就死了。縱然有壽命，沒有祿也得死。《感應篇》講「算盡則死」，所以人算不如天算。前面這三個仁人君子都做好事，他有沒有吃虧？看起來好像眼前他吃虧了，看到後面他的果報，實在講是佔大便宜，善有善報。

『觀於李君，則二畝之所收多矣。』「李君」就是前面公案的李登瀛先生，他只有二畝田，他幫人家還田租，讓人家父子團聚、團圓，後來他中舉，當官了。當時他如果沒有做這個好事，可能他就考不上，算一算，誰得便宜？所以因果就是告訴我們這個事實，「善有善報，惡有惡報」。所以他布施救濟人的急難，比他二畝田收入不曉得多多少倍，沒有辦法相比的。他那二畝田一年才收多少？他把二畝田的錢捐出去，去幫助人，他得到的實在太多了。好，「蠲租得第」這個公案，還有周安士按照這個公案的一個評語，再舉出三個例子，讓我們對這樁事情有更深入的了解，因果報應，絲毫不爽。我們再看下面這個公案，這個公案是：

### 【逆旨害民】

這個公案出自於《功過格》。在明清這兩朝時代，從明朝開始，讀書人很流行功過格。清朝有一百五十年的太平盛世，過去我們淨老和尚依據印光祖師講，得力於從明朝開始，這些讀書人流行記功過格，大家做好事，鼓勵做好事的社會風氣，才有清朝一百五十年的太平盛世。功過格屬於道家，儒家、道家，佛門裡面是沒有功過格。儒家過去這些讀書人編功過格，還有道家，修道、修仙的，依照《太上感應篇》編功過格。在明朝那個時候叫《太微仙君功過格》，有的叫善過格。這個功過格，我們淨宗八祖蓮池大師依照道

家的《太微仙君功過格》，把它裡面的這些功過用佛門的來編，所以叫《自知錄》。蓮池大師依照那個模式把它編個《自知錄》，過去我們在景美華藏佛教圖書館有印出來流通，叫《蓮池大師自知錄》。他在序文就寫到，他年輕的時候看到《太微仙君功過格》，他覺得非常好。後來出家修行，就想到年輕的時候，讀書有讀到這個《功過格》，他覺得佛門也可以編一個佛門用的功過格。這個《自知錄》過去我們有印過。這是明朝時代的，根據當時的一些社會情況，生活的形態編的。如果現在要用在現代，可能要根據這個精神，然後以我們現代人的生活方式這些，列出來。

這個功過格裡面也舉出一個公案，這個公案叫『逆旨害民』，「逆」就是違背，違背皇上的旨意，害死了人民。

【淳熙初。司農少卿王曉。嘗以平旦。訪給事中林機。時機在省。其妻。曉侄女也。垂淚訴曰。林氏滅矣。驚問其故。曰。天將曉。夢朱衣人持天符來。言上帝有敕。林機逆旨害民。特令滅門。遂驚寤。今猶仿佛在目也。曉曰。夢耳。何足患。因留食。待林歸。從容叩近日所論奏。林曰。蜀郡旱。有司奏請十萬石米賑濟。有旨如其請。機以為米數太多。蜀道難致。當酌實而後與。故封還敕黃。上諭宰相云。西川往復萬里。更待查報。恐於事無及。姑與半可也。只此一事耳。妻泣告以夢。機不自安。尋以病歸。至福州卒。二子亦相繼夭。門戶遂絕。】

這是「逆旨害民」這個公案。『淳熙』是宋朝孝宗皇帝的年號，在西元一千一百七十四年到一千一百八十九年，宋朝宋孝宗（趙慎）的年號叫「淳熙」。「淳熙初」，就是初年。『司農少卿王曉』，「司農」在古時候是一個寺，寺院的寺，古時候的皇帝管了九寺九卿，寺是一個官署的名稱。所以現在這個寺院，大家把它看作廟，這都是不知道寺這個名稱的性質。寺不是廟，寺跟廟性質不一



樣。古代直屬皇帝管轄有九個單位，九個官署名稱叫九寺，九個寺。我們常常聽老和尚講，鴻臚寺，那其中一個。鴻臚寺接待外賓的，等於現在的外交部。「司農」也是一個寺，他應該是司農寺少卿，「少卿」就是副官的意思。司農寺，司農寺是九個寺之一的，管糧食倉儲的，還有包括這些農田水利等等這一類的，等於相當我們現在講農業部這樣的一個性質，管這些的。少卿是一個副官，等於現在的副部長，或者次長這樣層級的官員，司農寺少卿。

在古代它是九個寺有九個卿（官員的名稱叫卿），在寺擔任官職的叫卿。佛教傳到中國來，在漢朝鴻臚寺接待，但是要翻譯佛經，不是短時間，後來當時在九個寺又增加一個寺，叫「白馬寺」。現在在河南洛陽白馬寺，專門翻譯佛教經典的一個機構，屬於皇帝直屬的，我們現在講屬於中央直接管的。所以佛教的寺院它不是神廟，這個寺是直屬皇帝所管的一個機構，現在大家都把它看成廟，其實寺它是古代國家中央直屬的一個單位。

這個司農少卿，在司農寺擔任少卿這個官職的官員姓王名曉，叫王曉。『王曉，嘗以平旦』，「平旦」就是清晨，清晨，早上的時候，『訪給事中林機』，「訪」就是拜訪，他曾經在一個早上去拜訪「給事中」。這個「給事中」也是一個官職的名稱，在秦朝、漢朝那個時候，他是為列侯，或者將軍這樣的一個加冠的官職。他是侍從皇帝左右的，是預備顧問應對，參與政治。這就好像我們現在國策顧問這一類的，參與這個政事的。但是古時候當然跟現代的官職，它管理的事情也不是完全都相同，他參與政事。因執事於殿中，故名，因為他的執事是在宮殿當中，所以稱為「給事中」，這個「中」就是宮殿當中，皇宮宮殿。這是加封的官，或者為正官，到了秦代，它是一個正式的官員，隋唐以後為門下省的要職。他也有掌管駁正政令之違失，是從事規諫的，他的權力是向皇帝建議，

這樣的一個性質的官職。也有駁正，就是有一些政策不對，他可提出來反駁，給它導正，這樣的一個權力。到清朝時代，它這個官職屬於都察院，就好像監察院一樣，跟御史同為監官。御史就像現在的監察官員。在省稱為「給事」，在皇帝（中央）稱為「給諫」。但是在省，就像省政府，它為「給事」，所以叫「給事中」。這個省也是官署的一個名稱，這裡指門下省。

『時機在省』，「時機在省」就是那個時候林機他在省政府（我們現在講省政府）。在台灣，以前省政府是在南投中興新村，現在廢省了。這是指省政府，林機他在省政府擔任這個官職。『其妻』就是他的妻子，『曉侄女也』，就是司農少卿王曉的姪女（是林機的妻子）。他的姪女，『垂淚訴曰』，「垂淚」就是兩個眼睛眼淚一直掉下來，告訴他：『林氏滅矣』，她說林氏家族要滅絕了，意思就是絕子絕孫。『驚問其故』，聽到這樣就很驚訝，問她是什麼緣故？怎麼哭得這麼傷心？因為這是他們家的事。『天將曉』，她就講「天將曉」，就是天快亮的時候，『夢朱衣人持天符來』，夢到「朱衣人」，朱衣人就是穿紅色衣服的人，拿著天符，天符就是天庭的詔命。玉皇上帝下的一個玉旨，持這個天符來。『言上帝有敕』，「敕」就是上面的一個命令，玉皇上帝有命令，說『林機逆旨害民』，「逆旨害民」，林機違背皇上的聖旨，去損害人民。

『特令滅門』，特別拿這個命令要他們這一家都滅絕，都沒有後代。

『遂驚寤』，「驚寤」就驚嚇醒過來。『今猶仿佛在目也』，醒過來，這個夢很清楚，好像在目前一樣。王曉是她的伯父，這是他的姪女，他的姪女是林機的妻子。王曉聽到他姪女這麼講，他說妳這只不過是一個夢，『夢耳，何足患！』他說作個夢，日有所思，夜有所夢，應該不是真的，妳不要擔心。『因留食』，就因為這

椿事情留王曉下來吃飯。雖然王曉聽到他姪女這麼講，他心裡當然也覺得好像是有什麼問題，他留下來吃飯。『待林歸』，「待」就是等待，等到林機回來了。回來的時候，他也沒有表現很驚慌失措，也是很從容的，跟平常一樣。『叩近日所論奏』，就是請問他，你在朝廷最近有什麼奏摺奏給皇帝？林機就講，『林曰』，林機就回答，回答王曉問的，最近你有沒有什麼事給皇帝上奏？奏的內容是什麼？問他這個事情。林機就講，『蜀郡旱』，「蜀」就是四川，古代稱為蜀，現在的四川省。四川那個地方乾旱，鬧旱災，就是沒有水。鬧旱災，情況是什麼？沒有收成。沒有水，你就不能種這些五穀，缺水。缺水，當然就缺乏糧食，不能種植。

缺水，這個問題很嚴重的，水是我們生活不能缺少的。最近我們台灣這個地區也很久沒有下雨，現在聽說水庫都缺水、要限水，水不夠用。再不下雨，缺水的情況就愈來愈嚴重。缺水，種稻米也就沒有水去灌溉農田，就種不起來，所以這個旱也是很嚴重的問題。記得幾年前，澳洲這個地方乾旱十年，我記得從二〇〇一年到二〇一一年，在圖文巴那邊，好像十年乾旱，我去水庫看都要見底了。所以如果你用家裡水龍頭去洗車，就會被鄰居罵，或者是澆草也會被罵，現在都缺水了，你還澆花、還洗車？所以乾旱是一個很嚴重的災害。

四川那一年乾旱，當然沒有收成，缺少糧食。『有司』，「有司」也是相關的官員，『奏請十萬石米賑濟』，這個有司向皇上奏請，就是說國家撥十萬石的米糧到四川去賑濟。『有旨如其請』，皇上批准了，批准十萬石的米去賑濟。但是這個林機，他可以像監察院一樣，他可去反駁、去導正，他發現有什麼問題可以去導正的。這個林機，『機以為米數太多』，他認為皇帝撥十萬石米太多了，『蜀道難致』，而且四川又那麼遠，運到那邊很難到達。『當酌

實而後與』，「酌實」就是斟酌實際情況再給，不要馬上給。『故封還敕黃』，「封還敕黃」就是把它封起來退還給朝廷。這個「敕黃」就是敕書皇帝的批文，皇帝的詔書是用黃紙寫的，照原封不動，又退還給國家。意思就是指皇帝收回成命，又收回去，他認為實際情況斟酌了解之後再說，就把十萬石要賑濟的米糧就退回給國家了。

『上諭宰相云：西川往復萬里，更待查報，恐於事無及』，「無及」就是來不及了，『姑與半可也』。「上諭」，就是向他上面的宰相報告，皇帝批了十萬石，林機就向宰相報告，說「西川」，到四川路途很遠，「往復萬里」就是來回上萬里路這麼遙遠，「更待查報」，要等到去調查好了，再向上報告，「恐於事無及」，恐怕來不及。「姑與半可也」，那就給一半就好了，不要給那麼多，他是向宰相這麼報告。『只此一事耳』，他給王曉講最近向上面報告的這些奏摺，就是只有這樁事情。『妻泣告以夢』，這個妻子就是王曉的姪女，他的妻子就告訴他，一大早夢到這個夢，說我們林家要滅絕了，沒有後代。『機不自安』，林機聽到心裡也很不安。

『尋以病歸』，「尋」就是沒有多久，生病就回家了。『至福州卒』，到了福州（福建省的省會福州）沒有多久就死了。『二子亦相繼夭』，兩個兒子也沒多久都夭折、死了。『門戶遂絕』，真的一門絕子絕孫，沒有後代了。

這個公案就是「逆旨害民」得到的果報，害了不少人。你看十萬石的糧食都沒有送過去，那邊餓死多少人？那些人的命他怎麼能償還得清？下面是周安士居士按照這個公案，他做個評論。

按【天為民而立君。君為民而設官。民者。國家之赤子。而社稷之根本也。縱使君言不當賑。而臣猶當言賑。君言當濟以少。而臣猶當言多。君言賦額不可虧。而臣猶當議減。如此謀國。方為盡

忠。其福及蒼生。正其流芳百世。雖壽考康寧。子孫榮盛。不足報其功也。】

到這裡是一段，這段是講正面的。周安士居士講評，評論說『天為民而立君』，「君」就是領導人，古時候是皇帝，現在這個時代就是總統、主席、總理，古時候叫君（領導人）。『君為民而設官』，最高的領導人，為服務人民，下面設了很多官職，官員。這些官是為人民而設的，為人民服務的。『民者，國家之赤子』，人民是國家的子民，赤子。『而社稷之根本也』，「社稷」，國家。人民是根本，沒有人民，哪有國家？人民是根本。『縱使君言不當賑，而臣猶當言賑』，就是說人民有災害，縱然國君（最高的領導人）說不用去賑濟，雖然國君這麼講，下面的臣屬（當官的人）應當要向國君建議，要賑濟，不能不賑濟。這是當官的人應該盡到的責任跟義務。國君說不用賑濟，你還要去勸國君賑濟，這樣才對。

『君言當濟以少』，如果國君說去救濟少一點，不用那麼多；『而臣猶當言多』，而臣還要去爭取，爭取多一點。不能國君（上面領導人）說少一點，那就少一點，應當要為人民爭取多一點，所以「而臣猶當言多」。『君言賦額不可虧』，「賦額」就是稅金，不能少。『而臣猶當議減』，做官的人要給國君講，應該稅金不要那麼重，人民也是很苦，不要加稅。一定要勸國君，不要加稅。你看袁了凡先生，他當了寶坻知縣，他就減糧，就是減稅金。你看他第三次發願做善事，許了一萬件善事，他的太太在憂愁，以前第一次三千件善事，第二次三千件善事，她在家裡幫忙做，他太太幫忙修，布施窮人、放生，做什麼好事都在日曆上記功過。所以他太太幫忙做，三千件善事都能夠完成。第一次做了十幾年，第二次三年就完成。後來當到寶坻知縣，都在官府裡面，沒有機會跟外面的人民接觸，當然做這些善事的機緣就沒有了。所以袁了凡就在憂慮，

他的太太也在憂慮，就是說過去我們都有機會接觸到外面的人，可以常常做好事，現在都沒機會接觸，我們許了一萬件善事，要做到哪一年才能完成？心裡有這個憂慮，罣礙這件事情。那天晚上就夢到神跟他講，減糧一節，一萬件善事都完成了。夢醒過來，他也不敢相信，那只是一個夢，到底是不是真的？後來五台山一個出家人，幻余禪師來他家接受他供養，他就把這個夢請教幻余禪師，這個夢到底是不是真的？他在這個縣減糧、減稅金，他這個政策、這樁事情是不是能夠抵得上一萬件善事呢？幻余禪師就跟他講，真心為民，你全縣減糧，你利益多少人！一個縣人很多，幾十萬人。他說你這個不但一萬件善事都完成了，實在超過太多了，你不要懷疑，你夢到那個夢是真的。所以他請問幻余禪師，幻余禪師這樣給他說明解釋之後，他就心開意解。真的公門裡面好修行。當官的如果沒有抓住這個機會做好事，真的是很冤枉，當面錯過。公門裡面好修行。但是反過來你要造罪業，也是很嚴重的，像這個「逆旨害民」，他不但沒有積到功德，反而去造了一身罪業，遭到全家滅門這個果報，你說冤枉不冤枉？關鍵就在一念之間。

所以國君如果要加稅，稅金不可減少，當臣的，下面臣屬，就是當官的，「猶當議減」，議就是會議，過去皇帝都要上朝，早朝就是開會，現在叫開會、會議，你要勸減，不要太多，應該是這樣。『如此謀國』，如果當官的人這樣為國家謀福利，『方為盡忠』，為人民謀福利，這樣才是盡忠。『其福及蒼生』，他這個福庇蔭這些天下蒼生。『正其流芳百世』，他的芳名流傳百世，以後的人都知道。所以歷史上有幾個做好事的官員，到現在人都還一直懷念的。『雖壽考康寧，子孫榮盛，不足報其功也』，「功」是功德，「壽考」就是長壽，「康寧」，安康、安寧、吉祥，子孫代代都很興盛，這樣不足報他的功德。這是講正面的，做一個當官者應該是

這樣，為國家人民謀求福利。

下面是講負面的，就是「逆旨害民」，像這樣的：

按【苟或君言催科當緩。臣偏曰國用難濡。】

『苟』就是如果，或者這個國君言，『催科』就是催收租稅、稅金，有科條法規，叫做「催科」。國君說慢一點去收，『臣偏曰國用難濡』，「難濡」就是國家費用不夠，不可拖延，要馬上收，這個就是一個負面的。

按【君言民已困而當通變。】

如果國君（上面領導人）說，現在人民已經很窮困了，應當通權達變，通變糧租少一點、時間慢一點。如果上面的領導人這麼講：

按【臣偏曰額已定而難紛更。】

下面的大臣他偏偏要講，這個金額已經定好了，不能更改了。『難紛更』就是變換更易很麻煩，還是要照這樣。

按【如此舉動。名為諂諛。】

『諂諛』就是諂媚巴結，奉承上面的，看起來好像都是為國家在著想，要博得上面對他的賞識。

按【名為逢迎。名為戀官而保妻子。其為民斂怨。正其為國招尤。】。

當官這種心態，逢迎上面的；只要讓上面歡喜，不顧人民的死活，這叫逢迎。為了貪戀他的官位，戀眷他的官位，而保住他的妻子。『其為民斂怨』，「斂怨」，人民當然就會埋怨他，當官的都沒有為我們人民著想。這也正是招致國人、他人對這樣的官員怪罪或怨恨了。

按【雖身遭投竄。】

『投竄』就是放逐，流放。

按【門戶滅絕。豈足償其罪哉。】

如果是這樣當官，雖然被抓起來流放到邊疆去，也不能償還他這樣的罪過。

按【覆轍昭昭。前車不遠。】

『覆轍昭昭』，就是前面的車走過的痕跡都還很清楚。『前車不遠』，這些事情都發生在眼前。這是周安士居士按照這個公案做一個講評，講一個正面的、講一個負面的。下面：

【救蟻中狀元之選】

他的原文，周安士是沒有把這個公案的人列出來，印光大師他有補上去。『救蟻』，救螞蟻，他中了狀元。這個典故是發生在宋朝的宋郊、宋祁兩個兄弟，兩個人一同在太學讀書。有一個出家人會看相，以前讀書人都會去寺院掛單讀書，出家人給他們看相說，對他們兩個兄弟講，「小宋大魁天下，大宋不失科甲」。他們這次去考試都會考中，而且小宋考第一名，大宋（他哥哥）也會考上。後來春試完畢之後，僧人看見大宋之後說，你好像曾經救活數百萬條生命？他做好事，做很大的善事，他那個相會顯現出來。宋郊笑著說，我是一個貧窮的讀書人，哪有能力做這麼大的善事？這個出家人就講，像爬行類的小動物，一隻螞蟻也是一條命。宋郊就說，有，有一次，有螞蟻穴（大家看過螞蟻穴嗎？一個圓圓的，螞蟻很多）被大雨所淹，被水淹了，他編了一個竹橋引渡牠們，讓這個螞蟻不要被水淹死。難道就是這件事嗎？這個出家人講，正是。小宋今年應當大魁，你最後也不會落在他下面，等到公布名次的時候，宋祁果然考中狀元，就是小宋，他的弟弟中狀元。章獻太后說，弟弟不能在哥哥前面，就改宋郊為第一名，宋祁為第十名。這個時候才相信僧人所說的話並沒有錯。周安士這個公案沒有列在這個文裡面，印光大師有把它補出來。下面這個發明，是周安士居士依照這



個公案，他發明這些道理。

今天時間到了，我們明天晚上再繼續來學習。祝大家福慧增長，法喜充滿。阿彌陀佛！